

全六卷 卷一

郑证因◎著 张庆捷◎校点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  
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# 鹰爪王



杨菁◎插画

郑证因◎著 张庆捷◎校点 杨苇◎插画

# 鹰爪王

全六卷 卷一



民国武侠·北派经典  
插图版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鹰爪王 / 郑振因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 1

ISBN 978-7-5378-4658-5

I. ①鹰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0514号

书 名: 鹰爪王  
著 者: 郑证因  
校 点: 张庆捷  
选题策划: 古卫红 孙 茜  
责任编辑: 孙 茜 刘文飞  
装帧设计: 张永文  
责任印制: 巩 璠

---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-5628698 (编辑室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h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: 71.625

字 数: 193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4月山西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658-5

定 价: 178.00元 (全六卷)

## 出版说明

郑证因(1900—1960年),原名郑汝霈,天津人。其代表作《鹰爪王》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最著名的武侠力作之一,全书一百四十五章,约一百二十五万字。此书始载于1941年《三六九画报》,到1945年10月《三六九画报》停刊,连载至第一百二十九章。到1946年1月《一四七画报》发刊,又续载完篇。之后,郑证因又为《鹰爪王》续写数篇,如《天南逸叟》《离魂子母圈》《黑凤凰》《女屠户》《淮上风云》,这些都为《鹰爪王》正集中未写之事迹,单独出版,未能与《鹰爪王》正集一气贯通。为此,郑证因为《鹰爪王》续集写了一部有系统而完全结局之作,即《续鹰爪王》,并在第一章中(本书第一百四十五回)将所续写几篇的事迹,述其梗概,并与鹰爪王正集衔接。

上海励力出版社于1949年结集出版《鹰爪王》,共二十二集,一百四十五章;又于1950年出版《续鹰爪王》,共十一集,一百章。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了由叶洪生批校的《鹰爪王》,共七十三回,全七册,收入《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》。1988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《鹰爪王》,基本上遵照了叶洪生的七十三回本子,全四册,收入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。辽沈书社于1989年出版《续鹰爪王》,共一百章,全二册。

叶洪生在《郑证因与〈鹰爪王〉》中认为:“本大系(《近代中国武侠小

说名著大系》)所选之《鹰爪王》正传,为抗战胜利后上海励力出版社之原刊本,共七十三回,约近一百五十万言。”从上海励力出版社的版本看,与叶洪生所说的《鹰爪王》原刊本共七十三回的观点有出入。因此,《鹰爪王》部分恢复了民国时期的刊本目录,采用一百四十五回,将原来的章目改为回目,内容校对上参考了上海励力出版社、吉林文史出版社以及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版本。并且此次出版将《鹰爪王》《续鹰爪王》内容整合,在回目上统一编排回次,使叙述之事一气呵成,前后贯通,保持故事的完整性,共二百四十五回,从第一百四十六回至第二百四十五回即原《续鹰爪王》。其中,《续鹰爪王》部分参考了上海励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的两个版本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由于《鹰爪王》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,限于时代和历史观等原因,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提法、称谓,颇多不妥之处。为了保持原书的整体风貌,此次出版未作改动,请读者在阅读中予以鉴别。

此外,约请了张庆捷教授做了仔细的审读,并做了以下工作:

一、本书按当年出版时的原著排版。对原版中的错字、漏字、标点作了订正;在文法上保持当年原著的习惯,如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的使用;对异体字、通假字等一律保持原貌,但此次考虑到年轻读者习惯于标准的现代汉语,因此适当予以统一。

二、原著不分段者,为方便读者,适当分段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2013年1月

## 郑证因小传

郑证因(1900—1960年),原名郑汝霈,天津人,民国著名的武侠小说家,民国旧派武侠小说“北派五大家”之一。

郑证因自幼家贫,广读诗书,曾任过塾师,后开始向报刊投稿,并结识白羽。早年曾在“北平国术馆”馆长许禹生门下学太极拳,善使九环大刀,并曾公开表演献艺。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武侠小说,40年代为创作的高峰期,到此时一共写了八十多部作品。其数量种类之多,同辈作家无出其右;其成书之总字数已不过稍逊还珠楼主而已。代表作除《鹰爪王》外,《武林侠踪》《七剑下辽东》《龙虎斗三湘》《五凤朝阳刀》等也比较著名。50年代初,在出版社做校对工作,1960年病逝。

民国武侠小说作者很多,但真正通晓中国武术技击者不多。在郑证因之前,虽然只有南派的何恺然与北派的赵焕亭深谙此道,但二者未能将中国传统武功与叙事文学完美结合在一起;而郑证因将二者完美结合在一起,开刚性武林技击小说形态之先河。又因郑证因世居天津西沽之北运河与子牙河交汇处,为南方漕运入京的必经码头,常有“混混儿”或“脚行”争利,故自幼即熟知黑社会之种种行为,写来生动可信。因此,最终成为近代技击武侠小说一派之代表作家。

郑证因作品的鲜明特色是对中国武术的关注,善于将粗犷的豪气和多彩的武术及惊险的情节融为一体。其作品的气势雄浑,刚劲有力,情节生动惊险,文风质朴无华,以武功技击与江湖阅历见长。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 | 走风尘失书贾祸 .....  | 001 |
| 第二回  | 吴剥皮毒打良民 .....  | 011 |
| 第三回  | 鹰爪王初试绝技 .....  | 019 |
| 第四回  | 杨凤梅纤掌警奸 .....  | 026 |
| 第五回  | 七宝珠筵前惊寇 .....  | 035 |
| 第六回  | 走华山贼困松坪 .....  | 048 |
| 第七回  | 诱敌踪莽猿坠涧 .....  | 057 |
| 第八回  | 会侠尼共议锄奸 .....  | 067 |
| 第九回  | 将军府陈冤寄柬 .....  | 076 |
| 第十回  | 布疑阵爱徒失踪 .....  | 087 |
| 第十一回 | 落魄堤双侠惩五寇 ..... | 097 |
| 第十二回 | 天罡手寄柬摘星崖 ..... | 108 |
| 第十三回 | 铁牛庄夜会风尘客 ..... | 118 |
| 第十四回 | 万柳堂义救紫云女 ..... | 130 |
| 第十五回 | 石猴驿火窟释仇讎 ..... | 140 |
| 第十六回 | 归云堡怒传侠义柬 ..... | 150 |
| 第十七回 | 下乾山荒村寻盗迹 ..... | 159 |
| 第十八回 | 探荒园铁掌毙凶獒 ..... | 168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九回  | 义侠儿舍命拒淫媼 .....     | 178 |
| 第二十回  | 败群寇火焚陆家堡 .....     | 188 |
| 第二十一回 | 鹰爪王铁掌败鄧伦 .....     | 197 |
| 第二十二回 | 伏波剑威镇神女峰 .....     | 209 |
| 第二十三回 | 泛扁舟淫媼漏网 .....      | 216 |
| 第二十四回 | 福安店群寇夜袭 .....      | 226 |
| 第二十五回 | 界山口雨中人示警 .....     | 237 |
| 第二十六回 | 乾阿甸帮匪再寻仇 .....     | 248 |
| 第二十七回 | 双侠宿店破奸谋 .....      | 254 |
| 第二十八回 | 叛徒被困卧牛山 .....      | 264 |
| 第二十九回 | 正门规惨刑戮淫贼 .....     | 272 |
| 第三十回  | 判盗蜂纵火焚盗艇 .....     | 282 |
| 第三十一回 | 双掌运神功飞石吓退群丑 .....  | 291 |
| 第三十二回 | 铁蓑示侠迹绿竹塘众志成城 ..... | 302 |
| 第三十三回 | 小憩征尘众义侠深宵议事 .....  | 309 |
| 第三十四回 | 破伏寄柬辛镖头追贼涉嫌 .....  | 319 |
| 第三十五回 | 勘盗迹金刀叟巧试轻身术 .....  | 328 |
| 第三十六回 | 赴浙南风尘客策马踏征途 .....  | 337 |
| 第三十七回 | 飞云道侮贞妹逼取紫河车 .....  | 344 |
| 第三十八回 | 万柳堂惩淫徒巧得地煞剑 .....  | 355 |
| 第三十九回 | 金针续命香闺少女洗污名 .....  | 362 |
| 第四十回  | 一叶扁舟长江破浪斗帮匪 .....  | 370 |



## 第一回 走风尘失书贾祸

清同治初年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，发捻依然猖獗。陕西告急，京畿震动。捻酋以二十万众，三路攻陕。幸经多隆阿将军率兵往剿，大破捻贼于紫荆关，捻贼遁走。可是各处依然是萑苻遍地，宵小横行，尤其是陕豫两省接境的地方，防守最为吃紧。潼关、武关、紫荆关等处，跟河南接境，恐怕从河南阌乡、芦氏、熊耳山各地窜过捻匪来，所以各关隘全驻守重兵；但华阴县南、商南一带，仍潜伏着不少发捻党羽，不时扰动。居民一夕数惊，不得安枕。清廷诏授多隆阿将军为钦差大臣，督办陕西军务，多隆阿遂坐镇陕西，调派各地劲旅，分驻各关隘，镇抚盘查，不遗余力。

这日正当午后，潼关守备武建勋，督饬弁勇检查过关的商旅。忽有一个游民模样的汉子，慌慌张张来到关上告密，守关的弁勇把他带到守备武建勋面前，问他有什么事求见。这个游民说是事关重大，请守备大人得容他屏人密禀。守备武建勋迟疑半晌，遂准许他的请求，把他带到关旁营房里问话。

在当时驻防各师旅，以及各府州县，全悬有重赏。凡有举发通匪窝匪的，只要问实了，立刻予以厚赏；若是有功名的，并可晋级提升，而且保守举发人姓名的秘密。这一来虽是肃清了不少匪患，可是弊窦丛生，挟嫌报复、栽赃构陷的，时有所闻。

当下潼关守将武建勋，把这游民带到房里，屏退左右，蔼然和气问

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，是哪里人？有什么重大事来告密？只管说来。”这游民遂说道：“小人名叫阮松，是这华阴县本地人，素日做小生意为生。因为长毛闹事，生意不赚钱，把本钱吃光。今日小民到亲戚家去探亲，临回来，看见前面一人，行色很是慌张，正走在平阳街口，从身上掉下一个纸包。小人拾起来时，本想立刻还他，只是这人行色慌张，好像有什么紧急事似的。小人动了疑，遂把掉的小包打开。里边油纸封裹着一封信，收信人却是我们这华阴县的大财主杨文焕杨二老爷，发信的地名，只认得临淮。

“小人想这临淮乃是发捻盘踞之地，去年我们这里窜过来的匪首张乐行，听说就是在临淮关盘踞。小人遂多了疑，暗把信拆开，可惜我识字不多，信里字写得太潦草。不过大概的情形是说张乐行奉伪忠王命，与两个同党，三路会兵夹攻陕西，叫这杨文焕赶紧到淮上避祸。小人是这本地的老百姓，只盼本地别再遭劫，倘若长毛子再来了，哪还能活？遂把这封信收起来，暗缀着这人。他在潼关厅左近落了店，小人一想这事关系重大，故此到大人这里来告密举发。”说到这里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，递给了护兵，护兵呈给了守备武建勋。

武建勋听这阮松一番话，深为惊讶，从护兵手中把纸包接了过来，打开一看，这封信封皮上写：“华阴县龙潭街，杨二老爷杨文焕升启”，下款是：“道隆自临淮关拜缄”。封口已经拆开，遂把信笺抽出来，从头细看，好一笔行书苏字，写得笔走龙蛇，苍遒劲古。上面写的是：

文焕仁兄青鉴：湘江分袂，三载于兹，每忆丰仪，时深渴想。当年弟困厄穷途，非我兄慷慨解囊，贱躯早填沟壑，每念热肠侠骨，令弟没齿难忘。弟连年奔走风尘，依然故我，唯贱躯粗适，堪告故人耳。闻忠王令张乐行等，会兵三路夺取关中。我兄所居，适当其冲，似宜速作趋避，免罹兵燹。见信可速偕宝眷随小徒华云峰暂来淮上，时机急促，万

勿迁延。弟有要事羁身，稍事軀挡，或当亲赴关中，躬迓行旆也。把握匪遥，不复缕缕，书不尽意。敬请

钧安并候

潭第清吉

弟王道隆顿首

守备武建勋把信看完，眉头紧皱，暗想这事颇有些棘手，信中并没有通敌的字样。不过临淮关一带，已陷入贼手多时，怎么倒要到那里去避难？发捻盘踞之区，我军全派有暗探刺探贼情，李秀成既有取关中之意，怎么我军一点风声没有？这写信人不过是个平民百姓，怎会知道这么清楚？并且对于发捻的称呼，显有尊崇之意，杨文焕跟王道隆莫非有重大嫌疑？

武守备再一端详这告密的阮松，双瞳闪烁，面露惊惶，已大半猜出他得这信的缘故，遂和颜悦色向阮松说道：“看不出你是一个平民，对于地方安危倒这么关心，实在难得，只要不是挟嫌诬告，能够仗义的举发，消弭隐患，一定给你厚赏。这个下书人现在住哪里？”阮松忙答道：“这人就在潼关厅附近福星店住着哩！”武建勋又问道：“你上营盘来告密，你为什么不到本地方官厅去告发呢？”阮松道：“小人知道杨二老爷是本地的财主，从前又作过官，手眼很大。若是到潼关去举发，恐怕小人白费这片心，倒作成了衙门里衙役三班们一水好买卖。究其实小民跟这杨二老爷无仇无怨，不过他若真跟长毛子勾结，将来难免地方遭难，小人绝不是贪图赏银，拿人性命来换富贵，小人实是叫闹反闹怕了。”守备武建勋道：“很好。这件事关系着数十万性命，我也不敢作主。你现在先不能走，等候把这事办完了，必有重赏，我得到大营去报告军门。”武守备即吩咐手下的护兵道：“你们先把他带下去，不准难为他。”容得把阮松领出去，武建勋又吩咐别的弁勇们，对于阮松严加看管，别叫他走了。武建勋忙备了一匹马，不带随从，径奔大营。

这里驻屯的大军，正是钦差大臣多隆阿将军所属吴提督的部下，镇守潼关、武关，大营就扎在华山下。华山上设有瞭望台、烽火台，多隆阿却驻节在长安。这位吴提督官印大业，出身行伍，随多隆阿将军转战大江南北，以军功战绩，得有今日。只是吴提督虽是骁勇善战，性情却十分暴戾，治军严厉，瞪眼杀人。自从作了提督，却有些近于声色货利。凡是匪案，遇到他手，不容易逃出他手去。商民竟给他加了个“吴剥皮”的绰号。

武守备来到大营，在门衙上报到，随请中军官给回话，就提有军情密报面禀。中军官进去，不多时出来，向武建勋道：“军门传你进帐去回话。”武建勋答了声：“是。”随着这中军官绕过中军大帐，往后走出一箭多地去，前面平排着三座大帐篷。当中那座帐篷前，侍立着四名差官，帐篷左右站着十六名小队子，每人抱一口明晃晃的鬼头刀，肃然侍立，鸦雀无声。

行近帐前，中军官用马蹄袖一掸武建勋，武建勋忙往旁一站，连大气全不敢出。中军官径自进帐，不大工夫从帐篷里出来，向武建勋一点首。武建勋轻着脚步随中军官走进帐中。见吴提督一身便服，巍然坐在椅子上，手中正托着一只银水烟袋，差弁们一旁伺候着。武建勋忙行了大礼，起来侍立一旁。

吴提督问道：“武老弟，可是关上有什么事么？”武建勋遂把阮松告密的事面禀于提督，又把那封信呈上去。吴提督认识字有限，这封信倒有一半不认得，只略看了看，放在桌上，皱眉说道：“这杨文焕为富不仁！某随将军提兵至此，叫他捐资助饷，他只报效一千两银子，发捻要占据关中，恐怕他连性命全保不得。这次虽没有显然的反迹，他也难脱通匪之嫌，那下书人捕获没有？”武建勋道：“此人落在潼关厅附近福星店，卑职已派人监视住了。”吴提督道：“好，不要叫他走脱了。”随吩咐击鼓升帐。亲兵立刻传出话去，武建勋也往大帐外伺候。三通鼓击过，各营中副参游都守，全到大帐伺候。

不一时，吴提督升帐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气象森严。吴提督升座之后，

传令道：“副将周得功听令。”从旁闪出一人，向上请安道：“卑职在！”吴提督道：“你挑选一百名马队，驰赴华阴县龙潭街，把杨文焕满门查抄，押到大营听审。”又令守备武建勋到潼关厅附近福星店，把下书人捕获，解大营发落。周得功、武建勋领令，退出帐外。周得功调齐了一百名马队，带队驰赴华阴县龙潭街，依令去办理；守备武建勋仍然返回潼关，挑选二十名健卒、两名把总，叫阮松做眼线，赶到潼关厅旁福星店前。

离着店门很远，早有先派来的便衣兵弁迎上来，向武守备报告，说：“从到店门口时，监视出入客人，到现在只有投店的，没有离店的。”武建勋一摆手，兵卒退去。武建勋遂令带来的弁勇，拨十二名由把总统带着把福星店包围，禁止出入；随带着一名把总、八名健卒连阮松一同进店。福星店伙计们，见突然进来一位武官、一位把总和一个小打扮的人，带着八名挎腰刀的官兵；分两行拥护着这位武官往里走，店门也被官兵把守住。店伙们立刻惊慌起来，赶紧到柜房招呼掌柜的跟管账的先生来看，其余的店伙和院里的客人，不知出了什么乱子，惊得不知所措。

武建勋向站在过道里的店伙呵斥道：“店家不用这么蝎蝎蛰蛰的！今日由潼关混进来奸细，有眼线缀下来，说是住在你们这店里。今天住了几个新来的客人，快实说！”掌柜的从柜房出来，满脸堆笑的向武建勋请了个安，往旁一站，说道：“跟大人回话，小店是二十多年的老字号了。历来是按着规矩做，所有住店的客人，姓名、籍贯满落店簿子，以便地面上检查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把一本蓝皮红签的店簿子递过来。武建勋接过来，掀开一看，本日只两个新来店的客人，一个是“王永德，河南人，业商”。一个是“华云峰，安徽人，业商”。武建勋向掌柜的问道：“这店是你开的？你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”掌柜的赶紧答道：“小人姓赵，名赵星华，求大人多恩典吧！”武建勋道：“赵星华，你做买卖规矩不规矩，我管不着你。不过现在据眼线密报，有奸细混进潼关，落在你的店里，我是奉命来查办。只要痛痛快快的把奸细捞着，我格外体恤，向军门回话时，给你往干净上摘落。可是你要是泄露风声，图财卖放，你可提防你的脑袋！赵星华你听明了没有？”掌柜的吓得躬着身子连答：“是，是！”武建勋向院里

瞥了一眼，这时院里的客人全怕事情沾惹到自己身上，全都悄悄的溜回屋去。武建勋厉声向店主道：“赵星华，新来的客人都住在哪间屋里了？”店主答道：“姓王的住在北三号，姓华的住在南七号。”武建勋随说声：“查店。”那把总跟那八名兵弁，齐答了声：“是！”立刻冲进店院；武建勋随着往里走，掌柜的赵星华紧随在身后。武建勋说了一声：“先从北一号房查。”掌柜的抢了几步到了北一号房门口，把风门拉开，高声说：“查店。”随往旁一退；有两名弁勇，呛啷啷把腰刀拔出来，走进北房。武建勋拿着店簿子向客人盘问，盘问完了，又把行李衣物搜检了一遍，没有什么可疑的，又查二号房。武建勋是怕直扑那姓华的南七号，容易把差事办惊了，所以故意沉住了气，先查别的客房。赶到挨次查到南七号，眼线阮松也从后头溜过来，站在武守备的身后。店主一拉南七号的门，屋中客人，早在门口站着了。武建勋一看当门而立的这个人，也就是二十多岁，面皮白皙，剑眉朗目，细腰扎背，仪表不俗；穿着件蓝绸长衫，薄底缎鞋，油松松的一条辫子拖在脑后，于文雅中寓英挺之气。武建勋厉声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是哪里的人？”这人不慌不忙的答道：“商民姓华，名云峰，原籍是安徽人。”阮松在武建勋的背后说道：“大人，别叫他走，就是他。”武守备微扭头低叱道：“不要多嘴，我知道。”随向华云峰问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进潼关有什么事情？讲！”华云峰答道：“商民是由临淮关来，到华阴县看望个朋友。”武建勋冷笑道：“你这位朋友大概是姓杨吧？”华云峰不由一怔。武建勋把脸色一沉，厉声问道：“华云峰，你从临淮关来，好！临淮关被发捻盘踞多时，你既然从那里来，定知贼众何时取我潼关吧！”华云峰面色一变，满面怒容的答道：“商民不明白大人的话。商民奉公守法，匪众取潼关不取潼关，商民哪会知道。”武建勋道：“你不用巧辩，你进潼关遗失什么东西了么？”华云峰忙答道：“大人可是捕获了窃贼了么？”武建勋道：“窃贼不窃贼与你何干？”华云峰道：“商民来到潼关，因为进潼关时，得经关上驻防的官兵检查，人多拥挤，商民一时大意，被贼窃偷去一个小包，还有几两银子。丢失几两银子倒是小事，纸包中是给人带的一封书信，失落了实无面目回去。要是大人

已把这封信得着了，赏给商民，感恩不尽！”武建勋笑着说道：“这一说，信的确是你的了，信封上写的是什么字样？”华云峰道：“上面写的是：潼关华阴县龙潭街杨文焕收。”武建勋大喝一声：“给我锁了！”

话声未落，哗啦啦三挂铁链套在了华云峰的颈上，动手的是一名把总，手底下真利落，跟着往前一带，打算给华云峰个苦头吃。哪知华云峰剑眉一蹙，一手把链子掣住，往回一坐腕子，喝声：“凭什么锁人！”那把总被链子一带，踉跄的往前撞出两步，砰的脑袋撞在门框上。把总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大嚷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拒捕？”其余的兵弁，呛啷各亮腰刀，往上一围。武建勋手指华云峰呵斥：“大胆反贼，还敢拒捕脱逃么？”华云峰急怒交加的说道：“我一个平民百姓，犯了什么罪？竟以匪犯待我？”武建勋叱道：“你来自匪巢，给那杨文焕下书，有推戴发贼伪忠王的言辞，你一定是来这里卧底，预备等那反贼取关中好作内应。你还算良民吗？你也不用跟我分辩，有本事到大营再辩别；我是奉军门令捕你，你只要敢这么目无法纪，那可要自找苦吃！”华云峰颓然说道：“我与你有什么深仇大怨，竟拿反贼诬我，我就随你去见军门，看他能把我怎样？”武守备又吩咐那把总，把华云峰身上洗洗；把总过来，把华云峰身上洗了一过，并没搜出什么犯禁违法的东西；只有襟上挂着一只九龙玉珮，弁勇伸手就想给摘下来。华云峰一闪身，怒叱道：“这是作什么？我这只玉珮，价值千金，你要见财起意么？”这弁勇一时难堪，恼羞成怒，一扬手，照华云峰脸上打来。华云峰一偏头，用左手往这弁勇的右腕上一敲道：“别打人！”那弁勇“哎呀”一声抱着手腕子，疼的咧着嘴说不出话来。弁勇一看守备武建勋，正怒视着自己；弁勇吃了这个哑巴亏，不敢再言语。另一名弁勇，从屋中提出一个狭长的小包袱来，提到武建勋面前；解开包袱一验看，见包着几件衣服，跟一对判官笔。守备武建勋一看这对兵刃，就知道姓华的定有非常本领，绝不是平庸之辈。武建勋立刻换了一副颜色，蔼然向华云峰道：“你还有别的东西没有？”华云峰道：“就是这个小包袱，柜上还有几两银子，我不要了。”店主正在一旁，忙答道：“你存在柜上的钱，分文不能短少。”说到这，一扭头向伙计招呼道：“快到柜上把华爷存的钱拿来。”店伙答应着到柜





房给华云峰取银子，这里武建勋又叫那名把总重把这间客房搜检了一遍。店伙把华云峰存的钱拿来，掌柜的接过来，向华云峰道：“华爷，这是你存的四两三钱银子，店钱我们也不要了。”华云峰连答也不答。武建勋叫弁勇把这四两多银子给包在包袱内，向华云峰道：“倘若到大营，能够证明你是良民，也许立刻释放你；那时包袱银两如数发还，这几两银子好作你的盘费。”华云峰仍然是低头不语。武建勋吩咐预备一辆车子，店主竭力巴结武守备，说：“大人不用外边去找，店中有现成的车马。”武建勋点点头，随将面色一沉，向店主说道：“掌柜的，你也辛苦一趟，我们一块儿走吧！”店主赵星华面色陡变，赶忙向前凑了一步，满面赔笑的向武守备道：“大人吩咐的极是，小人有一点机密事禀报大人，请大人到柜房，绝不耽误大人的事。”武建勋面色虽没缓和，脚底下竟随着店主往外走，进了柜房，重出来时，武建勋不再提带走店主。

车已套好，武守备向华云峰道：“朋友，你上车吧！”华云峰更不答言，跨上轿车；两名弁勇抱腰刀跨坐两边车沿，车子从店里赶出来。把守店门的兵弁，见差事已经拾下来，遂往两旁一撤；武建勋到店门口上马，所有兵弁，由两位把总督率着分两行，紧护着车子。福星店这一出事，附近的商家住户立刻全知道了，全赶到店前来瞧热闹。人聚得很多，这辆车刚往东一拐，把着车沿的两名兵弁，见街南面看热闹的人丛中，有一个形容古怪的老头：年约六旬，瘦的已剩了人皮包着骨头，两目深陷，颊下一缕银髯；穿着件四川绸长衫，大铜钮扣，白布高腰袜子，袜口紧束在膝盖下，一双三镶绿坐条福字履；头上戴着一顶月白色绸子里的马莲坡大草帽，左手提着一个黄色小包裹。

忽见这怪老头似乎向这边挥手。兵弁往车里看时，华云峰正在一扭头。车左边这名兵弁，非常机警，再看那瘦老头时，已向西走去。遂扭头来向华云峰道：“朋友，刚走过去那老头，大约是你乡亲吧！要是认识，你只管言语一声，我们穿上号褂子难道就不懂交朋友了吗？你可以托他带个信，也好烦朋友们给你托托情。”华云峰抬起头来，向说话这兵弁看了一眼，淡淡的说道：“我没有熟人，谢谢你的好意。”这名兵弁从鼻孔中